

經部

毛詩講義卷十

宋 林岊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在坰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一章薄言駉者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而微騂曰黄出車彭彭有力有容由僖公之思無疆竟故馬斯善也二章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而微黄曰騂青而微黑曰騏出車伾伾有力由思

無期故思馬斯才也三章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
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出車繹繹善走由
思無斁厭思馬斯可用也一曰始也俶也四章陰白
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一目白曰瞷兩目白曰魚
豪毛在骭而白長曰驔出車祛祛強健由思無邪思
故思馬斯往也孔云一章良馬朝祀所乘二戎馬齊
力三田馬齊足四駑馬給雜使貴肥壯思無邪三字
乃聖人取以斷三百篇然則史克古之立言者與

有駜有駜駜彼乗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乗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乗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四馬曰乗有駜然肥强乗黄之馬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猶僖公之羣臣有賢能也早夜在于公所明德明義所以為賢臣也振振然羣飛潔白之鷺下而集止

猶僖公之羣臣集止君朝相與閒暇燕飲也以鼓節
樂其聲咽咽至于無算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懽
君臣皆喜樂兮二章既下而飛喻醉而欲退也醉而
言歸則不失德矣三章青驪曰駽君臣有道可致陰
陽和順從令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僖公之善道
可以遺其子孫故于是君臣皆喜樂兮詩言在公載
燕因即據燕為今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

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宮之外水中有芹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薄采其芹公之來此泮宮也我觀其旂文章法度茷茷然鸞則噦噦有聲車服得宜行趨中節魯之臣民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公之賢人樂見之也

藻節亦水菜也或曰節蓴也或曰鳧葵也人樂觀化非止采菜既采其菜又觀其化甚言樂之也馬蹻蹻而强壯德音昭昭而明毛云色溫潤鄭云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教化魯侯至泮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天與以難老之福而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羣衆人民頌之之辭也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行小飲徵唯所欲告於先生君子古者天子將

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也諸侯之禮亦然

鄭箋以羣醜為淮夷因飲酒而謀事序謀行伐克之

由穆穆然美哉魯侯敬明其德又敬謹其舉動威儀

内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信有文矣信有武矣

昭假于功烈之祖備美而格先蓋靡有不孝不恭而

能自求伊祜也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能明其德既

為泮宮以行德化謀伐淮夷淮夷順服其有功而歸

也蹻蹻然威武如虎之臣在宮之内獻其截耳之馘

善問獄如臯陶者又獻其所執之囚服罪之人生執而係虜之則執訊者也察獄之吏受其辭而斷其罪濟濟多士謂羣臣也克廣其德心以上廣其君之德心威武其征伐之容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于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歸也不有告于有司爭訟之事惟獻其戰功而已角弓以下言淮夷望而即服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

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既能克服淮夷甚化於善而不復為逆亂由僖公用能謹固其所謀之道故淮夷盡獲其心服也翩彼飛鴞惡聲之鳥亦知集于我泮水之林食我桑實就我好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獻其國大龜尺二寸象齒南金特舉貴者而言非唯此等也南金出於荆揚其金三品則王肅以為金銀銅鄭玄以為青白赤而爾雅黃金之美曰鏐白金

曰銀大賂者賂君及卿大夫襄二十五年齊人賂晉

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

綏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
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
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
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徂來

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姜嫄之廟在周所閟之宮侐然清靜實實廣大枚枚礱密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或因大祭而別祭之其在魯也禖宮歟赫赫顯著者姜姓之女名嫄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依其所生之子在母之時無災殃患害終人道十月而生之不遲晩乃是后稷降以百福使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

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敘之與麥天與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所有又有稻有黑黍同有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大王自豳居岐山之陽實始有翦齊商家之兆文武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通天人爲一也治商之臣民同成其功則周公相之也王曰叔父立爾元子伯禽使侯于魯大開爾居爲周

室輔佚於東方賜之境内山川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名山大澤不以封又公無附庸皆特賜之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僖公也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所饗所祀不有忒饗皇皇后帝天也與皇祖后稷魯得祭者以成王命魯得郊耳明堂旂十二旒祀帝此之龍旂宗廟祭也饗以赤牛純色是饗是宜多與之福周公與皇祖伯禽亦其福汝秋而嘗祭夏而楅衡其牛設

木干角以楅之使不觝觸又衡設於鼻白色之牡赤
色之特白周公牲騂魯公牲也犧尊則將將然盛美
大和中魯郡得齊大夫子尾犧尊乃尊為犧牛形王
許宜反鄭素何反其饌則有去毛而炰之豚又有切
肉之胾與登之大羮不和鉶羮菜和其食器有竹籩
木豆大房之俎大房鄭以為玉飾俎足間有横下有
跗似乎堂後有房執干戚而萬舞者洋洋衆多頌者
設詞慶之曰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

而藏善安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震動不騰涌國之三壽考之卿與為朋友又如岡如陵也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持朱色之英左持綠色之繩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綅綴之烝進之徒增增衆多西戎北狄以此膺之荆楚羣

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敢禦止我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黄色之髮台文之背如此之人壽而相講試勇力竒其老而不衰也又重慶之使爾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也地雖廣大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七萬五千人是六軍矣天子六軍出六鄉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諸侯三軍此云千乘
計地出兵鄉之出軍是正故家一人計地則非常故
成出一車春秋襄十一年經書三軍明巳前無三軍
鄭意以周公伯禽七百里合有三軍其實二軍誇言
之耳又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為三軍畧其七千五百
舉成數其實盛言之也僖四年齊伐楚十年齊伐北
戎其從伯主之令歟泰山巖巖以下又言復宇之功
泰山巖巖魯國所共瞻又有龜山蒙山包有極東之

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來與之同服莫不相率而從
中國魯侯之功也龜陰東蒙魯地泰山齊魯界海岱
淮魯三望大東之國如邾莒滕杞鄫安有其鳧山繹
山嶧嶧陽也遂有是徐方之國至于近海之國淮夷
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荊楚之國莫不相
率而從于中國莫敢不應諾順從中國之命惟魯侯
是順也天與之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居
常邑與許邑皆鄙邑也許田魯朝宿之邑鄭伯常假

之毛以常許為魯南鄙西鄙孔曰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復周公之宇復周公之故居也僖公燕飲而喜其燕于内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其燕于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常保有之既多受福又有黄髮兒齒享有永年兒齒壽證也徂徠山之松新甫山之柏斬斷之量度之八尺之尋十寸之尺用松為桷舄然而大修其正寢甚寛大矣又新為閟公之

廟奕奕廣大寢成則人安廟成則人悅言其興廢補敝也廟乃奚斯所為甚長而且大國人順之不憚劬勞也鄭以新廟為姜嫄其餘寢廟亦皆修之桷與榱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樂器有鞉鼓有鐘有鼓有管有磬蓋湯伐桀興商之
後功成所制樂其器雖因于虞夏而大頀之音則自
成一代之樂矣鞉者樂之成也後世祀湯而頌其成功
以樂舞言之其曰湯孫者成湯也言湯之爲人子孫也
其曰烈祖者謂湯之祖契𡨋相土之屬也其曰嘉客
者虞夏之後及諸侯來助祭也猗與那與美湯之功

多也湯之濩樂蓋命伊尹為之歌晨露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植置同音鞉鼓如鼓而小以木貫而持其柄揺之旁耳自擊明堂曰楹鼓為楹貫而樹之也鼓聲簡簡和大奏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奏樂以感格鬼神蓋欲綏我心之思成也鞉鼓則淵淵其聲深而遠閒矣管籥之聲則嘒嘒而清烈矣鐘鼓磬管俱為樂懸在下琴瑟在上而鳴球玉磬亦在堂上以為歌節玉聲清越以長樂本于聲而聲歌依于玉故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

琴以詠而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也於赫湯孫哉穆穆而美者其樂之聲也樂則有大鐘矣又有鼓矣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綴兆又奕然而閑習我商家之嘉客其來助祭豈不怡悅而懌樂乎虞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即此之謂凡樂聲和平人心肅敬皆由溫恭于朝夕無事之時而恪祗于臨事之際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所共守也其所興造見于禮樂皆由是也顧予烝嘗此一句變我為予乃繼湯而頌乎湯者之

言其意若曰予今日之獲奉烝嘗湯尚予顧其將且大本之湯乎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人或取協韻而言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簡狄吞玄鳥卵此乃緯書不待辨矣毛曰春分燕降高辛氏率有娀氏女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曰春分玄鳥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云天命玄鳥蓋嘗思之玄王桓撥

契謂之玄也商人禘嚳而郊冥冥即玄冥亦謂之玄
也鄭注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春秋傳少昊
以鳥名官有玄鳥氏豈其苗裔與不敢質也國語玄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鄭又信緯書云商水帝本黒帝
汁光紀之精曰玄朱氏曰本玄鳥至之時祈福而生
故曰玄天之命商自玄鳥至而有娀為帝嚳次妃祈
福於高禖之時矣契之生也佐禹治水而敷教堯封
之商而賜姓曰子其宅居殷土芒芒而廣大商而曰

商丘者商丘別地名閼伯居商丘相土代之自契至湯八遷而國號不改其實商者商人之國號湯以商受命猶周人以周受命耳商而曰殷者盤庚遷殷改號曰殷兼取二號而言之曰殷商不全改也商而曰亳者湯在亳地居郊特牲有亳社不舉代號舉湯所居見紂滅亡之紂滅之時則在朝歌書序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又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孔曰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即湯都

北亳在蒙地即景亳湯受命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治亳殷所徙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一河洛之間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湯所都總言之耳立政曰三亳阪尹鄭以為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分亳民為三處非三處有亳地杜預以景亳為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即偃師臣瓚云湯居亳濟隂亳縣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其說各異存之商而曰宋者地理志周封微子

於宋今之睢陽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高辛之伯子遷於商丘主辰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濵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微本釆地名微子歸周武王克商先封於宋未得為殷後而武王即將畿内千里之地分國為三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成王時三監導武庚畔既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建三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為長又有邶有鄘二

國後世子孫弁而有之頃公之前然矣地理志又曰
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所謂餘民不遷者乎成王既黜
武庚之殷命微子為殷後以奉承先王而為微子之
命商之禮樂祭祀盡在宋矣河內本殷時畿內舊都
封域在禹貢兾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
土之野此鄭所譜也凡此皆學者所當考也自然謂
之天主宰謂之帝帝即天也古帝命我聖武之湯湯
本寛仁而以武稱者人君當有威斷耳帝之命湯也

表正疆域彼四方方徧命乎羣后奄覆總有乎九有而商之先君后君也通天子諸侯而言其先君受天之命不至解怠者在武丁中興耳武丁為商孫子以威武之德王天下靡所不勝任實克負荷也以言其祭祀則有諸侯之助祭其車十乘而建龍旂以承其黍稷之粢盛古者諸侯舍車於館乘墨車以朝而龍旂不改以言其京邑則王畿千里之内民安其居商衰復興始推而正疆域於四海以言其天下則四海

諸侯與其臣民來至者祈祈而衆多景大也員均也維何鄭本為河攺云河之言何也其大且均維何哉信矣殷家受天之命慶無不宜而百祿是任任於契與湯為之祖而武丁為之孫子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濬哲者古聖人之明明德舜之所以為舜湯之所以

為湯莫不在是堯之聰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皆淵深而明知詩人述商之大禘蓋自嚳至契自契至相土自相土至湯總以濬哲維商言之商德大矣濬深也哲智也長發其祥其來久矣自堯之時洪水芒芒而大禹敷廣下土去水之患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畫其疆境幅隕周且長遠矣是時也有契佐禹治水而敷教原契之生乃其母有娀方將將者大也玄王即契也桓撥武而能治也所受小大之國皆能達

其政教由其循行天理無所踰越遂視其民則既發

以應之矣相土者契之孫昭明之子也為王官之伯

出長諸侯任征伐之事蓋居夏后之世者也其威武

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聞風整齊有截其所商之積

功著矣天命未嘗去商故曰不違至于湯而動合天

意與天心齊也所謂克配上帝其聖明恭敬之德日

躋升而進進降已則不遲所謂惟學遜志昭假則遲

遲所謂上達而悠久純一而不已上帝是祗敬天也

帝命式于九圍帝命之為君為法於天下也圍九州各有規圍也小球鎮圭尺有二寸王所執大球珽長三尺王所搢為天子乃用此故曰受小球大球球者玉也禹貢曰球琳琅玕湯之執圭搢珽為下國綴屬如旒之綴於旗縿蓋德為人之所歸則下國有所係下國如旒湯如旒之所綴者所以荷天之福否則春秋所謂君若贅旒是上反繫屬於下也湯之不爭競不絿急不太剛不過柔敷政優優而和百祿是聚受

小國之貢受大國之貢非以厲民也乃所為下國之駿大厖厚者也諸侯有以貢乎天子大夫有以承乎諸侯士庶人有以承乎大夫是厚下之道也否則無以相生相長而相安矣抑古聖人所謂四方惟正之供所以荷天之寵湯之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陳進其勇所征無敵后來其蘇故百禄是總總亦遒也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詩曰古帝命武湯聖人之德乃武乃文湯以伐暴為事故本其聖武而言

之湯以武功王天下也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執其鈇鉞以恭行天罰其威勢如火之烈烈莫敢禦我苞本也本則夏桀有旁生三蘖若韋若顧若昆吾三國同惡韋豕韋彭姓顧昆吾已姓湯征不義使之莫獲遂達其長蛇封豕之心而九有諸侯截然齊一以歸湯其兵所加先韋顧而後昆吾夏桀也昔在中葉可謂有討伐之威又有興王之功業自契而言相土至湯皆中葉信也商之為天所子而又生我家之卿士是

惟伊尹為之阿衡伊氏也尹正也摯名也阿衡倚而取平也太甲尊伊尹曰保衡是天民之先覺者左右商王一德格天矣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疾意撻然而疾者彼殷王武丁之威武奮伐荆楚之不朝荆州也楚國也楚始封于周曰熊繹自商以上未聞深入其險阻裒聚其旅衆使之安平帖服有截其所美武丁之功繼湯孫之緒業也惟女荆楚以下一章述告責之辭見古人用兵脩文告之意責之

若曰惟女荆楚雖逺居國南鄉昔在我成湯之時自彼西戎氐羌莫敢不脩饗獻世見之禮汝比氐羌為近昌為不來哉天命多辟以下一章言天命衆君諸侯各設都于禹績自髙宗伐荆楚之後莫不脩其歳事來見于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維稼穡不怠庶可免矣天命降監以下一章頌髙宗也言天之視聽自民民有嚴矣不僭濫于刑賞不敢怠惰而遑安則天命之于下國封殖其福惟髙宗之能然所以興也商

邑翼翼以下一章又頌高宗也京師禮俗翼翼可則四方取中赫赫然顯盛之美聲濯濯然光明之威靈高宗之饗國五十年可謂壽考康寧而保我子孫矣

陟彼景山一章蓋廟成而祭也陟彼景大之山一曰景亳之山取其松柏之丸丸滑易而調直者是斷是遷又方正斲之而有敬其斷截以為桷則長以為楹則衆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孔安者所以安高宗之神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講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章　僑

毛詩講義卷十一

宋 林岊 撰

詩序一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詩之大序當自此始詩者志之所之也始曰心曰志曰情曰言曰詩曰嗟歎曰永歌曰聲曰音學者不可不細辨也易書禮春秋皆言而止惟詩言之不足係乎勸善戒惡之情動盪於中不自已也詩之在心為志心則寂然不動志則已有所思情則所思勸善戒惡之正而止乎禮義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愛惡欲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由有情故動盪而為言言而成篇章則為詩然詩人之情言一人之善以勸天下後世之善言一人之惡以戒天下後世之惡自有優柔巽入之妙抑揚感慨之深故發言為詩可以詩名自言之不足至於永歌可以聲名而及其聲之成文則不徒以二者名而謂之音矣可以詩名三百篇是也可以聲名朱文公所謂言嗟歎永歌皆聲也皆情發於聲也蓋為詩者其中寓言之不足而且嗟且歎且歌之

意賦詩者諷誦弦歌其所抑揚高下清濁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一唱三歎又皆誦言之不足而嗟歎永歌之其聲纍纍如貫珠若記之歌商歌雅此所謂聲手舞足蹈籟鳴機動也不徒以二者名而可謂之音者蓋言與嗟歎永歌三者單出之聲雜比而成文理則乃謂之音言成篇章歌成音調此則詩之獨而非他經比然而情有正否詩人之情皆正也世有治亂興亡詩人所感不同也故生乎治而為詩者其音

安以樂生乎亂而為詩者其音怨以怒生乎亡國而為詩者其音哀以思其賦誦之者亦然識者可以其音而知其政假如玉樹後庭花之詩在陳歌之人知其亡在唐歌之可想陳之亡徵唐太宗遽以為當唐之世儘歌此詩無關治亂此亦非也治世有治世之詩其音安以樂者本乎治而成因其成而歌君臣民物相感以永其和安用歌亂世亡國之詩於庭為哉又如亂世之時人思治世而為詩雖述文武成康之

美而意在戒乎幽厲其音自有怨以怒之微旨此則大田楚茨之類是也或曰音則然矣詩之音與樂之音孰辨曰大序乃論詩之音也虞書乃論樂之音也樂之初未有不本於詩者凡樂器以人聲為主人聲以詩詠為則故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歌永言即序之所謂言嗟歎永歌也聲依永即序之所謂聲成文也至於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說樂之六律六呂以此十二物者和人之聲而施之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無不克諧又如夔之論樂搏拊琴瑟以詠詠之一字專主人聲謂升歌而歌詩所謂言與嗟歎永歌皆總在詠之一字妙矣而玉磬琴瑟搏拊笙鏞下管則皆樂器協於律呂具乎八音以宣輔詠之一字此則詩之協於樂而樂之和乎聲也如今人唱曲樂器有黄鍾大呂而音調亦有黄鍾大呂此六律八音之和諧人聲而人聲之亦合乎律呂八音也故詩序之言音與虞書之言音不可不辨然而此

則論詩耳欲求情之正又當細用工夫易曰利貞性情也註者以為情其性則非正性其情則正矣非先正其情安能勸戒他人乎非存其心養其性又安能性其情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此蓋總言三百五篇之詩其功用如此然不可不細論詩者太平之樂經虞夏商以前未論自周言之周

公當成王之時制為樂章謂之樂經以授之太師施之郊廟朝廷與夫王之起居燕寢而又有達於邦國鄉人可通用者其風則關雎麟趾鵲巢騶虞其小雅則鹿鳴至菁莪其大雅則文王至卷阿其頌則清廟至般此皆仁義禮智之言祖宗功德之盛天命人心之所係國俗王化之所基由此觀之治世之詩祭祀賓客燕居出入弦誦而歌吹之可以正君臣民物之得失動乎天地感乎鬼神而先王以之經正乎夫婦

如孟子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成乎孝親敬長之義厚乎人倫美乎教化移乎風俗本三綱之正當時親炙而和平後世聞風而感發漸漬日化而不自知誠莫近乎詩之教也若夫世更治而為亂風雅更正而為變國史所録聖人所刪而僅存者精微要妙頓挫沉鬱長吁永歎廣言曲譬亦可以正可以動可以感可以經可以成可以厚可以美可以移而序者之意第言先王恐主乎治世之詩指成周盛時而言若亂世

之詩變風變雅存為鑒戒亦本乎先王以詩教天下之意也且正得失主人心而言也動天地感鬼神主交神而言也經夫婦至移風俗主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言也詩之功用所以能如此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思無邪者誠也誠者即性其情之謂也至誠之道不言而信不動而章無為而成況乎形於聲詩歌詠之間乎且夫聞祈招之音使其能自克則克念而聖矣聞角招之詩使其不能興發

補不足則亦罔念而狂矣舉此一端詩可以正人心之得失上智之人聞詩而省有得無失中智之人聞詩而省正得與失下智之人聞詩而不知省其失不可正而其得又安在哉舉此一端詩雖可正人心之得失而又在乎人心之知所自正也苟為不然執柯伐柯猶以為遠自經夫婦以下皆然不能徧舉天地鬼神亦不特周禮奏樂降神之謂和平怨怒之極足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天地之心鬼神情狀洋

洋如在自有所感動矣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詩有六義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用賦鋪陳也比取譬也興托物而有感也自風雅頌定體而言之則風主感動雅主齊正頌主贊美自風雅頌雜用賦比興之理而言之則一篇之中或有賦或有比或有興有各得其一義者有一篇而全具者有一篇而兼具者體不易用相參敘賦比興於風之下見雅頌之亦具此義也鄭謂七月之篇有風雅頌孔謂六義皆謂之風其説難從自上以風化下之後當分為三節解先言風之

所以名風者何也謂風有風動之義上以風化下如周公制關睢麟趾為王者之風鵲巢騶虞為諸侯之風皆言正家之道所以風天下而化夫婦者又如周公述豳國七月之風皆紀乎上以風化下之美也又如周南文王之國風召南文王之國風乃上以此風化下而下以此風美上者也至十二國之變風亦由夫上以此不美之風化下故下以此不美之風刺上而存乎採詩之官著於國史之録主於成文之婉妙

而中有微諫故言者無罪聞者知戒而亦可以風名此變風之所以附乎正風也若無㚖入之義聖人其刪之矣又言變風變雅之為變者何也王道盛道德一風俗同則詩有正而無變所謂太平樂經之外無詩也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然後有變風變雅之詩正風之化不行於是有變風之刺雖美鄭武衛文皆變中之正亦如二南在周為美自商末言之變中之正也七月在豳為美自周初言之變

中之正也大雅小雅之正盡廢矣於是王朝之公卿陳古刺今而有變小雅變大雅雖先王之見美而昔之所無今之所有亦皆變中之正也國史者諸國皆有史氏因採詩而備録之蓋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至其為是詩也皆吟咏其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所以録於下而陳於上著於今而示於後也又言變風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何也變雅多出於王朝之公卿變風多出

於其國中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口而或者國之卿大夫士君子採取其言而為之者然得列於變雅而附乎正風則聖人必有以取之矣蓋取其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生而稟乎天之所賦者曰性至善具足一毫無偽雖有氣之清濁才之智愚而性之本然此理湛徹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謂之情則其所發者必有所偏矣有所偏則不得其正而不能勸善懲惡矣今也詩人之詩發乎真

情斯為性其情者性其情者又本乎先王也被夫先王之澤而誦治世之詩久矣耳聞目擊躬行心詠皆此熟境也一旦忽見其君父兄與其國人子弟設施注措有異於前日焉安有不陳禮秉義以切磋之乎此所謂流澤之深自葉徂根也使其情不本於性言不本於禮義聖人其删之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謂一國之事皆係國君風化之本若曹鄶衛淫秦強晉弱之類又如王朝詩不出境儕於國風之類又如商之既衰周之始興周南之地化乎文王而有周南國風召南之地化乎文王而有召南國風之類又如豳之一國千百年風俗周公遭變陳之為豳國風之類皆一國之事係一

人之本也此具本於衽席施於國都著於耕桑隴畝之間而動化之妙詩能言之故謂之風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此謂凡大小雅若干篇雖正變不同所言皆總天下之事合四方之風而係於天子之身故謂之雅也雅者正也謂具所言先王之政齊正乎天下者故謂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亦正也小雅自菁莪以上大雅自卷阿以上言王政之興變小雅自六月以下變大雅自民勞以

下言王政之廢變雅所陳雖若幽厲之世述文武之
盛亦主乎譏王政之廢也若宣王之詩有美刺之雜
亦主乎歎王政之廢而復興未能全美也政有小大
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謂小雅歌一詩則主一事如
燕羣臣則歌鹿鳴遣使臣則歌皇華育人才則歌菁
莪凡朝廷之政列於詩歌秩秩不相移易政之小也
大雅則本乎周家之興祖宗功德其來也久自后稷
公劉大王王季以至文武自姜嫄姜女大任以至大

以立國尚仁祈天永命凡有可歌莫不揄揚於天地之間始乎受命而終乎求賢所關非止一事政之大也政由小而大故小雅先乎大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謂周公當武王成王之世制為頌詩大抵施之於郊於廟於羣神所美皆前人之德德不可見而美其形容彷彿之可見者功非遽成而以其功之所自成者告於神明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鬼神幽而顯神而且明也如臣工小毖敬之大費

於廟中封爵助祭始朝而歌之並入於頌皆推本前人之德之功君臣上下相率不忘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端也至極也風一也小雅一也大雅一也頌一也是詩之四端也有其端始然後有其名義有其篇章有其音調推類而不窮定名而不越是名也理極其至無以加之故曰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

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此謂四始之中風之名義又自别而為三其一則列國之風十五幽與周南召南在焉其一則周公所為天子后妃房中之樂歌謂之王者之風其一則所為諸侯夫人房中之樂歌謂之諸侯之風關雎

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麟趾始乎關雎終乎麟趾凡九篇故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鵲巢采蘩草蟲采蘋羔羊小星何彼穠矣騶虞始乎鵲巢終乎騶虞凡八篇故曰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德則源於化矣諸侯則視乎天子矣周公之為此何也若曰雅施朝廷頌施祭祀天子諸侯閨門燕飲獨無樂歌乎故為此風耳其凡則皆言正家之道天子自家達之天下諸侯自家達之國此太平之樂

歌而風之純乎正者也故係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先王之所教故係之召公從周公至南言化自北而南凡九字即周南二字也召公二字即召南也此謂文王之為西伯其國中有周召之地周公召公後分采邑採詩者取國俗歌謡以為所貢之詩其人感乎商之習亂而將亡喜乎周之習治而方興故美周而憫商言乎其國未暇及乎天下所以止為文王二南國風周南所得漢廣汝墳二

篇召南所得甘棠行露殷其靁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六篇大師之編樂經以王者之風係附於周南國風而為第一卷又以諸侯之風係附召南國風而為第二卷此以其次第之序而附之也又謂文王昔日曾以此詩之理教其家人及其國人此以其用詩之理而附之也故大序曰先王之所以教而伊川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一卷之詩篇章殊時將彼附此則若春秋之係日

係月文王之時詩雖未有教以其理不以其辭則
若黄帝堯舜之取十三卦然而不以關雎而以鵲
巢何也此因文王之為諸侯而言也嗟乎人但知
有周南國風而不知有王者之風知有召南國風
而不知有諸侯之風或以后妃為大姒追稱又以
夫人為大王王季之妻又以夫人為召南諸侯之
妻皆非也故凡王者諸侯之風不指乎文王者皆
風人之立義為天下萬世后妃夫人之法也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謂二南國風所詠乃文王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所感召江沱漢汝之婦人女子彼亦何知而皆由夫婦之理明君臣之義當紂之時何等風俗文王之國藹然禮義如此大人正已而物正豈非文王有以陰驅潛率之乎其後八百年之風聲氣習皆由乎是信乎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蓋欲學者習其文辭翫其音

讀察其意味講其義理而心通黙識之由本至末由內及外由體之用見於躬行踐履之間也夫婦之禮不由君臣之義不明雖日誦二南猶牆面也噫詩之大序最後一段言風及雅言雅及頌言頌及王者諸侯之風言王者諸侯之風又及二南之風而歸之王化夫化者本也政次之功成又次之反覆而求優哉游哉可不務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

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謹案自此篇至鄭風末小序解永樂大典皆缺卷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

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

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遠害而

已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葛懼讒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雞鳴刺不説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説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隂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

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相成之道焉

古之聖賢未有不勤於夙興者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禹惜寸隂成湯周公坐以待旦夫晝以訪問夜以安身聖賢曷嘗焦勞勤苦若是哉葢良心易梏夜氣所存精明純一平旦接物存之則好惡近乎人旦晝所為梏而又梏則放心不遠於禽獸聖賢所懼也故書有夙夜浚明亦有昧爽丕顯之語浚明者日宣三徳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昧爽者昧明之

時思大明其德待旦而行之夫如是則勤於夙興有不能安寢者抑亦閨門之内淑女好逑警戒相成之助歟哀公齊太公之五世而荒淫怠慢變風之刺遽由兹始思昔尚父受封萊人侵疆一閧容詭不遑旅寐而五世之孫乃若是其怠可不戒哉詩人不徒刺哀公而思賢妃貞女之助有所感而云也大抵風始關雎不淫其色君臣民庶可以通習周王晏朝則有關雎興誦后妃脱珥者房中之樂有益如此齊哀

不能夙興夫人無警戒之言風人陳道秉彝者豈不深憂君子因風之始變而觀其譏刺亦本於衽席故曰易首乾坤書釐二女詩係二南禮記云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人道之大可不兢兢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門内謂之著親迎之禮孔子與哀公言之詳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日月取象君臣不能照下亦言朝昏相從無所忌憚之意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古者挈壺掌漏雞人告時挈壺氏周司馬之屬有之

其官下士六人挈讀如潔髮之潔挈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内刻以為節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徳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有義而後功立惟徳可以來人求大功者欲求為霸

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緯候書注云把天子之事國語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為盟會之長可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强力故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求而得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以掩兎爾雅噣謂之畢注陰氣獨起陽氣必止畢或曰噣因星形以名之網小而柄長弋以射雁以繩

繫矢而射鳥曰繳射此游田逐禽而不修治民之事詩人言有徳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而説之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虎賁舍則守王閑注王出所止宿梐枑也掌舍會同之舍梐枑再重謂行馬也周衛有外内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諸序獨此舉國之名見通國之人皆嫉之也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謂莊公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長於舞射不能良痛以思父端莊以正身威刑以肅下而更有他日求昏之志焉是莊公之可耻也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德者何中正不偏之謂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詩自言公族之儉詩人謂雖化其君之儉勤而不知本於禮度耳非謂魏君之采莫采藚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大夫憂其國之將亡也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也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民至以碩鼠刺重斂者其國可知矣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孔氏曰諸篇皆有深遠之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四鄰即桓叔謀伐晉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

桓叔有德沃是大都國人叛從桓叔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春秋之前惠二十四年晉始亂封桓叔于曲沃三十年晉潘父謀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君子忠於晉而為此詩樂而不憂從沃者不敢告人愛昭公者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昬姻不得其時焉

此男女俱怨不得其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曲沃盛而晉微宗族必有歸曲沃者君又不能親親而使之離散是可憂也春秋翼九宗五正之子嘉父

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懐姓九宗職官五正世為晉彊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九族晉非無宗族不能親之也非無彊家不能用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刺朝廷卿大夫也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能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之信讒最著於申生又殺羣公子慘矣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秦仲始大謂國土始大未得封爵也襄公始命者謂襄始命為諸侯也好者君之容好也鄭語史伯對桓公曰秦仲齊侯姜嬴之後也且大其將興乎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襄公備車馬以討西戎亦大義所當然耳然民可使之勇戰不可使之好戰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德教日久見襄公之所為不能用周禮也君子知其將無以固國焉或曰襄公之國乃至於其子孫有天下安在其不能固乎曰是不然三代之秦緜緜不絶千載矣襄公一為諸侯驟盛而有中衰之兆至始皇有天下而子孫不能聚廬而託處其固安在哉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東有太山古文以為終南是周地之名山昭四年左傳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一名中南所論周之險阻不當以封秦於此益驗矣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鸇摯鳥也似鷂青黄燕頷勾喙嚮風摇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詩言欽欽者謂穆公也

忘我者謂康公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晉文公獻公子秦康公之舅也秦穆夫人秦康公之

母亦晉獻公之女文公異母姊也文公生於狐姬夫人生於齊姜婦人以姓為字曰齊姜係於本國如曰秦姬則又係於夫之國也文公未反國康公母秦姬已卒穆公納文公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陽見舅思母及其即位晉文公已卒秦康公追舊日渭陽送舅思母之情而為此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古者因井為市井田之中亦可交易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墓門刺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説美色焉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君臣淫於其國國人效之躬行之移風俗也如此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説憂思感傷焉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賜之玦而後行古之道也去君而猶思君惓惓之忠也檜國鄰於虢而居於濟洛河潁之間鄭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焉故曰國小而迫也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所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將田夫窮無窮極無極與則終身而慕哀未可已雖然禮有節文聖人為之制也其有安於食稻衣錦者幾無人心焉耳是故苴麻之服慘戚之容必稱練祥之祭哭泣之節有殺不飲酒不食肉倚廬而居枕塊而寢端席而坐朝奠夕徹夕奠朝徹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疾不薑桂不莖不除服夫是之謂行三年之喪也不然服其服而無其容容其容而無其

心猶不能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周室入厲而壞至宣而興至幽而大壞檜將并於鄭而其君不能自存其臣思周道之盛時王室尊安諸侯之國小大皆奠其居也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迫脅於大國之間無治國之法以自守好為奢侈而

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所依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四章皆舉善以駁時之惡鳲鳩秸鞠其養七子也旦

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明王賢伯於諸侯能督察之紀理之勞來之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為七月之詩陳述周家興王之功業也周公相成王成王幼管叔蔡叔流言周公居東征之其身離乎朝廷其心在乎王室遭此變故恐成王之惑於流言而不知創造守成之不易凡公之所為鞠躬盡瘁

者蓋欲扶持王業之已成而昔者未成之初自后稷以來繼世曾孫有公劉居豳地前不窋而後太王接虞施商以肇周祀其風動教化國人之所自來蓋歷千有數百餘年之久漸漬而後成致我周家興王之功業如此其艱難也君幼矣吾又不以身當之其無壞我室乎故陳其所由與其所以致者皆在農桑之務禮義之績其意深矣遠矣豳者戎狄之地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漢屬古扶風郇邑周公為是詩也太師

述之為豳國風焉蓋於祭祀之時亦有吹豳籥而歌豳詩者鄭譜以為公劉太王居邠之風俗蓋太王未遷岐以前猶在邠觀其來邠止旅迺密及其遷岐從如歸市可見周人之愛君也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之詩乃周公救亂所為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者以惑於管蔡之流言也公乃為此詩以遺王欲王

之察其中心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東山之詩乃大夫述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之意也歸士述家人之言周公述歸士之言大夫述周公之

言未必有其言而有其意大夫託而成之周公攝政元年有管蔡及武庚淮夷之叛故居東征之歷涉三年而歸凡征行莫不辛苦上知之而能言之則為治世上不知之而下自言之則為亂世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此詩已遺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之詩也周公之美而朝廷之刺

周公豈欲其有是哉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

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美其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周公誅伐四國成

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致政之後欲老而

自退成王又留為太師令輔弼左右非不知周公也

特惑于其初耳